

郭良平专栏

中国面临的形势是，一方面以ChatGPT为契机，人工智能（AI）表现出来的广泛潜能，以及它对经济社会的再塑造的前景令人叹为观止；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在AI和其他前沿技术的发展上，对中国的全面脱钩、封杀和打压，以防止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弯道超车，并掌控塑造未来的主动权。在这场竞争中，鹿死谁手尚无定论。

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指标，无论从研发投入、专利申请、论文数量和产业发展（尤其是平台公司和金融创新）上都一路飙升，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高潮中取得的，从国外得到不少好处。同发达国家脱钩后能否保持这个势头还很难讲，但从历史上来看，中国的创新能力一直不突出，这既有体制的根源，也有文化传统和国民性的因素。

中华文明走了一条独特的路径——很早就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，在文化上一直比较保守，再加上地理位置上偏安于欧亚大陆的一端，使它成为古代四大文明中，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；但也在近代被西方工业文明远远甩在后面，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模仿和追赶的位置。40余年的改革开放，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国力大增，快要与美国并驾齐驱了。这给中国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能力，尤其是在全球化条件下。然而，全球化的突然逆转以及发达国家日益紧逼打压，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但这也为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世界历史上的关键作用，创造了条件。

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，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放在资本主义框架中来审视的，都忽视了这轮新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后资本主义特点。也就是说，历史的发展未必会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。

提到后资本主义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，因为马克思提供了最完整的理论，并在现实中激发了无数奔着那个目标去的运动。虽然都以失败告终，但人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条件不成熟。

马克思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中，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生产力极发达和物质财富极丰富。这个条件迄今只有资本主义有能力创造，而且在AI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中日臻成熟。如果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，中西之间的竞争就会转向社会主义的赛道上。在这条赛道上，中国有巨大的优势，能够取长补短、弯道超车，以另一种形式为人类做出贡献。这就是中国的AI社会主义机遇。

虽然被视为异类而受到西方打压，中国面对的

中国的AI社会主义机遇

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，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放在资本主义框架中来审视的，都忽视了这轮新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后资本主义特点。也就是说，历史的发展未必会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。

是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难题——气候变化、贫富两极化、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变、风险和难题，包括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、可治理性的问题，以及政府在民生上越来越难以为继的重负等。除了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全世界共同努力外，其他都可以在国家范围内探索解决方案。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条件，来创造后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。

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另一个条件，是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如果将它理解为国家“有组织有计划的过渡的能力”，中国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。只要中国成功解决一系列人类面临的难题，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，就会远远超过寻求和维护当下的世界霸权，以另一种出人意料而且是和平的方式，在与美国和西方的竞争中胜出。而且这种胜出不会招致任何人的忌恨。

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，需要相对独立的政策空间，这在资本全球化的相互依赖和激烈竞争中，是很难实现的，须要同资本主义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脱钩，以避免受它的挟制、拖累和负面影响。比如，要实现共同富裕，就必须保留一些非市场的手段以调节分配；贸易战也表明，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举国体制，也与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相悖。当前逆全球化的大势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与脱钩，正好为中国提供了这个空间。

中共已经提出的“双循环战略”，完全可以作为为人类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步骤，而不仅仅是规避打压的权宜之计。这就牵涉到一系列重大改变来逐步脱离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，在今后的发展中，有计划地融入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元素。

首先要明确的是，双循环不是关起门来继续内卷，继续搞资本主义。40余年来，资本主义对中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侵蚀，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程度。文艺界的大腕、企业界的大款、政界的大官和黑社会的大佬自我膨胀，挥金如土，视人民为草芥。整个社会风气受“赌场资本主义”的影响，浮躁浅薄，急功近利，良知泯灭，道德沦丧，传统美德没有生存和成长的空间。勤劳节俭，艰苦奋斗，诚信忠厚，率真直言等传统美德，成为“傻瓜”和失败者的象征，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是为成功之道。

此外，还有权钱交易、炒股炒房、垄断市场、割韭菜、压榨劳工、周期性经济危机、通货膨胀等等。实体经济同金融经济脱节，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；后者的疯狂常常导致前者的衰退，普通百姓常常不得不为资本的疯狂买单。债务问题是金融经济运行的结果，同实体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人们算金融账时一片哀鸿，但算实物账时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，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不足，导致大批企业关门倒闭，大批人失业，造成物质财富极丰富中的持续贫困这个资本主义永恒现象。人们没有安全感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以至不孕不育，消极躺平，社会逐渐进入低欲望时期，经济发展缺乏动力。

内循环的社会主义探索两个任务

以上这些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无法解决的，也都是终结资本主义的力量。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，终结资本主义不需要暴力革命，只需要执政党有计划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转型。但前提是自己的干部不为金钱俘虏，并对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有清醒的认识——既不被自由主义蛊惑，也不被旧社会主义蒙蔽。

内循环的社会主义探索，主要有两个任务：转换生产方式和转换社会的驱动体系，二者都牵涉到根本的制度变迁和相应的思想观念变革。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也许无法匹敌美国，但在应对新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、社会、政治的巨变方面，中国有巨大优势，而且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，对人类的意义更大，因为任何技术革命的最终落点，都应该是人而不是物，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消亡，是因为它重物轻人。

AI大规模介入基本生产过程，使无人化和更高效的生产成为各行各业的常态。在资本主义国家，这种集约化快速发展的驱动力是利润，并不特意顾及对工人、家庭、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冲击。

但中国有可能做得更好：政府或其他集体意志的集合体，可以比较容易地将生产目的嫁接成各种公益和均富的目的，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革命，是为人类而不仅仅是资本服务。这样做的结果，是使中共以一种跟以往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回归共产主义的第一

性原理，而不必重蹈旧社会主义的覆辙。

这种以AI替代人工的集约化大生产的一个最直接目的，就是实现全民基本收入（UBI）。UBI的实现，则标志着人类解放的一大步，它是个权利概念，和其他公民权利是一样的，但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，才有可能实现。AI带动下的生产力革命，正在将人类带入这样一个时代。资本主义将物质财富的生产阻挡在利润的阀门之后；社会主义就是要去掉这个阀门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AI主导的大生产不需要那么多人工，却有足够能力给每一个公民提供小康的日子，而不必经过人力市场和失业的筛选。“不劳而获”将成为常态。

但工作是人的基本需要，它为人生提供意义和成就感。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，将人的工作需求组织起来进行非传统意义上的（即不经过市场的）物质和精神生产、为彼此和社会造福，就成为生产方式革命的主要内容。不能让UBI下的人们因无所事事而堕落。相反，新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新的工作形态，使每个人的人生比在市场经济中为资本卖命更有效率和更有意义，使社会的创新和创造力充分发挥。这方面中共统治的高组织化程度，也是一个优势资源可供开发。

新生产方式下驱动人们行为的动机，不再是单一的利润、挣钱或不失业。许多被市场压制了的动机，如兴趣爱好、共情和利他主义、做义工、维护自然生态、诲人不倦、发明创造、实现自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、挑战自己、争当各行业和各领域的状元、破健力士纪录、体验不同生活、学习各种技艺、组织各种竞赛和活动等等，对个人、社会、大自然等，都是传统工作无法带来的纯自然、不收费的好处。

旧社会主义因为执政党的特权阶层化而一夜间崩溃。相比之下，AI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，也是中国能领先在世界上取得突破的，是避免广大群众被边缘化和整个社会像西方那样极端精英化。这里的关键是走出一条新社会主义的道路。新社会主义实践会受到左右两边强大的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的对抗（即旧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），尤其是在遭受挫折时。这就须要尽快建立起能与两者抗衡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同时坚信这个大方向是对的，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，因为世界历史大势是推动它的最根本力量，中国若半途而废，就会有其他国家捷足先登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